

## 講辭：榮譽教育學博士包國倫教授，AM

尊敬的曾蔭權校監先生、校董會主席彭耀佳先生及各校董會成員、校長張炳良教授、各位香港教育學院教職員、同學及朋友：

首先，我代表四位在香港教育學院第十七屆畢業禮上獲頒榮譽博士學位的人士，包括貝維斯女士、丁邦新教授、方潤華博士及本人，謹向香港教育學院致以深切謝意。

此外，我亦代表所有不辭勞苦致力為改善香港、中國和亞太地區教育的朋友們，衷心祝賀教院、其領導層及教職員所作出的重大貢獻，他們一直透過教學、研究、創新課程和服務，裨益社會。毫無疑問，教院已經贏得眾人的尊敬。

再者，在為教院爭取正名大學的事上，容我也來贈言。因應我所從事的專業，我多年來大力參與改善高等教育及增強其影響力的工作。我有幸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及教育部長共同參與推動中國教育改革，冀使其他人也能受益於中國的經驗。一件常常縈繞我腦際的事情，就是致力令教育研究影響政策與實踐。因此，我與教院合作逾十年之久，特別跟鄭燕祥教授、甘國臻教授、莫慕貞教授及馬敬言教授攜手，強化亞太地區的教育研究及創新工作。

教院在區域內深受尊重，其優秀教職員及學生們居功至偉。然而，要創建真正一流的院校，亦需要卓越領導。今年一月，我出席世界大學論壇，貴校校長張炳良教授在會上分享他對教院抱持的願景。其後，我們討論了如何實現此願景。今天，教院已真正成為一所以教育為本、提供多元學科及重視研究的院校，願景已經成真。教院已經萬事俱備，現在應是貴校確立大學地位的時候了。

不僅如此，我還相信教院可發揮更大影響力，她能夠並應該在重新界定二十一世紀的大學角色及功能方面，領導世界。在人類歷史中，知識、科學及藝術取得最偉大進展的時候，往往因「東」、「西」方的學者與藝術家的接觸交流而起，高等教育亦須有同樣的互動。歐洲經歷了源遠流長的歷史進程，才塑造了今天大學使命背後的價值理念；而在中國，這種價值理念的傳統起源要追溯到更遠古的孔子，其理念為中國高等教育奠基。我的思辯是，東西方就這方面進行互動，兩方的理念將能引領我們就二十一世紀的大學角色與功能，達至一個新共識。

不論是東方或西方，高等教育院校的身份往往受時空限制，那就是說，高等院校必須立足社會、服務社會，但同時又需要社會的支援。此外，歐洲的大學常視他們為全球知識界（即學者社群）的一

部分。這樣，大學在兩種角色之間明顯出現拉鋸——一方面，她肩負起全球的、以知識為導向的角色；另一方面，她有責任服務支持她們的社會的即時需要。大學的全球功能和本土功能須有連結，因此，大學透過研究和教學，期望能<sup>1</sup>力「共同利益」，並且能推進知識向前發展。

令人感傷的是，在西方世界越來越私有化及市場主導的環境下，人們長久以來對公立大學角色所取得的共識正面臨威脅。如果大學不外是為就業市場創造私利的社會機器，則公立大學的基本精神便要喪失<sup>1</sup>，由此，公立大學將要萎謝，而西方社會在服務群眾的教育、健康及其他基本需要方面所取得的進步，亦將逐漸停竭。

要取得真正並持久的進步，我們必須結合東西方已被確認的價值理念。大學必須繼續推進知識向前發展，同時要確保畢業生獲得足夠裝備，好為大眾的利益獻力。還有的是，大學的研究、教學和服務社會的工作必須建基於一套道德價值理念上，這種道德價值未必見於西方的大學排名榜、品質保證制度及高等教育的政策中。孔子曾說：「有教無類」（My teaching is open to everyone, without distinction），並說教育的目的是培育「賢才」（Xiancai），即為才德兼備的「君子」（junzi）。我們今天需要的是具美德（virtuous）的大學，而非虛擬（virtual）的大學，是服務「共同利益」而非私利的大學。

最後，我謹向教院同仁為創建這樣一所大學而奠定的亮麗基礎，致以謝忱。

<sup>1</sup> 見Simon Marginson “The public rationale of the universities” *Dissent*, 36, Spring 2011, 26–31, 及Colin Power “Engaged Universities: The Quintessential University for New Times,” *Eidos Institute*, August, 2005.